



西夏藏传《尊胜经》的夏汉藏对勘研究*

段玉泉

摘要: 论文是对同期、问题的夏、汉、藏文本《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进行跨语言对勘研究。论文通过三个文本的对勘比较,从句子、佛教术语等方面展开分析,推论出西夏语《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由藏文本翻译而来。既而初步探讨了跨语言对勘于西夏语言研究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藏传文献 尊胜经 跨语言对勘

一、引言

西夏文献中,《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是一部很值得关注的佛教作品。它是西夏法律著作《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所规定的番羌僧人出家必诵的11部作品之一,也是目前出土材料中极为罕见的汉、藏及西夏文三种文本并存的西夏文献之一。此佛经的汉译本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存有两件(TK164、165),皆与《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为西夏译教法师鲜卑宝源翻译。¹其藏文本残卷(XT67)亦现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与《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²

西夏文本的介绍与研究,克恰诺夫、林英津、松泽博以及笔者皆有所及³,综合这些研究,笔者基本上摸清了这一文献在各藏卷中的收藏及版本情况,兹归纳如下:

(1)俄藏:ИHB.No.3707、4078、6821(6796)、6909、7592a、7592b,计7件;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传播:一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解读》(项目批准号:08BMZ0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孙伯君博士认为此与传世的尊胜陀罗尼后期本之一——法天译本《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膩沙最胜总持经》比较接近。见孙伯君《西夏宝源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考略》,《西夏学》(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75页。

2 沈卫荣先生将TK164、165号汉文本与XT67号藏文本同定,指出XT67号文献正是汉文《尊胜经》的藏译本。见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27~28页。

3 相关的研究参看 1. E.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ctp580~581; 2. 林英津《西夏语译〈尊胜经(Usnīsa Vijaya Dhāraṇī)〉释文》,“西夏文明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圣彼得堡,2006)”论文; 3. 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4),《东洋史苑》第70、71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2008年,第48~52页; 4. 段玉泉《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英藏: Or.1380-0323、2946、2947、2948、2949、3036、3037, 计 7 件;

(3)中藏: M11•004、M11•011、M31•003、傅图藏本, 计 4 件;

(4)法藏: 924-022、924-024, 计 2 件。

凡 20 件。这 20 件藏品目前至少可以归纳出八个不同的版本, 它们分属为四个不同的类型: 合刻本、单刻本、写本及石刻本。它们是:

版本一: 天盛元年(1149)的合刻本, 蝴蝶装。半页 9 行, 行 12 字。幅宽 12.5cm×8cm。与《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末尾有仁孝皇帝的《御制后序发愿文》。以 ИHB.No.6821(6796)号为代表。此本应该是与俄藏 TK164、165 号汉译本、XT67 号藏文本同时刊刻。

版本二: 合刻本, 经折装, 上下单栏。面 7 行, 行 13 字, 偶有 14 字。此本梵文经题与他本有异文, 译者题记无与“奉敕”对应的两个西夏字, 以 ИHB.No.7592a 号及 M11•004 号为代表。

版本三: 特征基本上同版本二, 但据林英津一文介绍, 文字、佛画线条和版式稍有差异, 当为同一形式的又一刻本。以 ИHB.No.4078 号为代表。

版本四: 合刻本, 经折装, 上下双栏。面 6 行, 行 14 字。后有皇帝的御制发愿文。以 M11•011+M31•003 为代表。

版本五: 天庆三年(1196)的单刻本, 经折装。面 6 行, 行 14 字, 偶见 15 字者, 后有施经题记。以傅斯年图书馆藏本为代表。

版本六: 蝴蝶装, 半页 5 行, 行 15 字。幅宽 19.5cm×11cm, 较常见版本大。仅见 ИHB.No.4078 号, 暂时难以确定是单刻本还是合刻本。

版本七: 写本, 仅见英藏 Or.1380-0323 号。

版本八: 石刻本。此本见居庸关东壁的顶尊陀罗尼及河北保定石经幢尊胜陀罗尼, 这两本严格上不能看作是西夏时期的版本, 但其陀罗尼却是由西夏译本一脉流传下来, 可以看作是西夏文《尊胜经》的一种版本形式。

笔者曾在《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文中讨论了这部西夏文佛经的来源, 认为它是据藏文本翻译而来的。由于当时所见材料限制, 未及进行详实、全面的对勘, 而是利用与其合刊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的部分对勘材料推论结论的。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作夏、汉、藏文的跨语言研究。

二、夏、汉、藏文本《尊胜经》的跨语言对勘⁴

对勘说明:

——对勘只限于夏、汉、藏三个文本俱存的同一部分。西夏文本采用中藏 M11•004 号, 参考林英津录文; 汉译本采用俄藏 TK164, 参考孙伯君录文; 藏文本采用俄藏 XT67, 以罗马字母转写。

——对勘依次按夏、汉、藏三个文本的顺序排列, 依汉译本段落分段进行。不对西夏文本、藏文本作逐字、逐词对译。

——三个文本如存在字面差异和细微变化, 出注说明; 特殊的西夏语现象亦出注说明。

⁴ 该文献林英津女士已全文释读, 详见《西夏语译〈尊胜经(Usnīsa Vijaya Dhāraṇī)〉释文》, “西夏文明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圣彼得堡, 2006)”论文。由于当时还未有这一文献相应藏文本的详细介绍, 林女士只是进行了夏汉对勘, 本文在其基础上纳入藏文本残存的部分, 因此这里只就藏文保存的相应部分进行比较。该藏文本 Michail Piotrovsky、史金波先生在其作品中曾分别刊布了一部分, 后又承蒙史先生惠示, 一睹全貌, 特致谢意!

(一) 经题⁵

夏：紒綽^[1]併构贴播瘡籀肤痒^[2]晒瞭并

汉：此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

藏：bod skad du/ gtsug tor nam par rgyal ma'i gzungs phan yon dang bcas pa' // mdo ltar bsdus pa //

【注释】

[1] 紒綽(番言)，汉译本作“此云”，藏文本作 bod skad du(蕃言)。皆就文本而异。

[2] 肤痒(功德)，汉译本作“功能”，藏文本作 phan yon(利益、胜利、功德)。按，此佛经发愿文中，“肤痒”又与汉译本的“感应”相对，据此知汉语佛教文献中的“功能”、“感应”二词与“功德”义同，意即“功德、利益”。

(二) 正文

夏：惹籀綽搓出蜚瘡罔务籀豚落，窺絛謀鈴怖，苾曬樊箕，蚪稗冒彪鼓禿，窵硃母磁總
蚩咩^[1]，肇惹籀粮^[2]，僅疤融揉科，键慈裘恩毯，磁窺絛瘰，曬入瘰瘰瘰板妄丑阶，惹窵
^[3]豚謀增紋綯，蕙驾竣^[4]，籀瘰瘰籀舉灯挨活务，綽籀瘰翅窵，焊窵瘰豚戊履譴賺，霽籀
猜钝弟鈴次紹籀^[5]，謀瘰瘰籀碩铜肌。

汉：况复有人礼供诵持？此人即是如来嫡子，大法栋梁，舍利宝塔，现无患苦，命终之后，往极乐国，莲花化生。值诸如来，即能光显一切法藏。若为亡歿，于白芥子加持此咒二十一遍，散骸骨上，使得远离三恶趣苦，得生天界天主。应为至坚天子作如是说。

藏：^(49:4) 6 myed cing / shi nas bde bar can^(49:5) rdzus te skyes
nas/ de bzhin^(49:6) chos kyi sgo mo kun ston par 'gyur^(50:1) ba gal te tshe 'das pa'i ched
du/ yungs kar la gzungs 'di^(50:2) lan nyi shu rtsa gcig / bton zhing ro la gtor na / tshe 'das pa
ngan^(50:3) song gsum la grol zhing / mtho ris su skye 'o // lha'i dbang po / lha'i^(50:4) bu shin tu brtan pa
la yang gzungs 'di sgrogs shig//

【注释】

[1] 窵硃母磁總蚩咩(现世于诸病苦无)，意即“于现世无诸病苦”，藏文本残，汉译本作“现无患苦”，意合。

[2] 籀粮(后-向)，藏文本残，汉译本作“后”。按，该词在西夏文献中频率较高，以绿城出土《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计，共出现 10 次，如：A. 籀謀
藻硃焦瘰籀粮耳绢硃縹蕙(我后七日必当命终)；B. 肇惹籀粮(既命终已)；C. 息籀籀粮(既惺
悟已)。显然，“籀粮”用于表示某一时间或事件点的终结之后，相当于汉文“后”、“既……
已”。

[3] 窵瘰(身-换)，藏文本作 'das pa(忘过)，汉译本作“亡歿”。这样看来，西夏文“瘰”
或许有“死亡”之意。

[4] 蕙驾竣(菜-果-白)，藏文本作 yungs kar(芥子)，汉译本作“白芥子”。西夏文字面意
思为“菜-果-白”。按，“芥子”即芥菜之种子，梵文作 sarṣapa，西夏文的“蕙驾”，拟音为
na²nja²，此与梵语、藏语音皆不构成对音。从意义上看，“驾”常用来与“水果”一类词语

5 此佛经的西夏文本、汉文本经题前都有一个转写梵语经题的部分，因藏文本残缺，不做对勘。这里对勘的内容实际上是尾题部分，首题该藏文本亦残缺。依据一般惯例，首题与尾题相比多出 bod skad du/ 部分，这里将其补出。

6 此前有相应的三行残藏文，其文为^(49:4) 'don pa de de bzhin gshegs^(49:2) chos kyi 'byung
khungs nyid du rig^(49:3) gyi mchod rten du rig par bya'o//，大致能读到以下内容：“……诵彼如来……
法之所从性……供养明”。此后的藏文皆在正文中与西夏文、汉文对勘而出。其中括号内的数字分别表示页
码与行数，文中的“ ”符号表示原卷前有残缺。

的“果”相对，其对“子”亦不成问题，《掌中珠》中与“李子、橘子”对应的西夏词语用的正是“驾”字。但“蒹”则用来表示“蔬菜”类词语“菜”的义素，未见有“芥”义。又《掌中珠》中有“漆蒹”一词，正对汉文中的“芥菜”，这里表示“芥”义素的应该是“漆”，而非“蒹”。故余以为本文中“蒹”当“漆”之误。

[5]次紹筭(实坚固)，此对藏文本 shin tu brtan pa，下文亦对 rab tu brtan pa，汉译本作“至坚”。按，藏文 brtan pa 意“坚固”，rab tu、shin tu 皆为程度副词，相当于汉语的“极、非常、很”，宝源汉译本意同。

夏：穰砂猜钝蒹搓父谍残瞭^[1]，碩扞齏瘡蠶碩铜属，蒹次紹筭汨坚汨唉斡沸碩属^[2]。落吨碛斲，履譴裘沕賺，砑魏焦瞻。

汉：尔时天主承命，往彼为说总持，如法勤修，经六昼夜。至第七日，脱恶趣难，寿命复增。

藏：de'i tshe lha'i^(50:5)dbang po / bcom ldan 'das kyi lung bzhin du gshegs^(50:6)nas / gzungs 'di brtsams so// de nas shin tu brtan pa nyin^(51:1)drug mtshan drug du brtson 'grus bskye da nas / nyi ma bdun pa la ngan^(51:2)gro lam thar tshe yang ring bar gyur /

注释：

[1]猜钝蒹搓父谍残瞭(天主坏有出之命依)，意即“天主承出有坏(佛)之命”，藏文本作 lha'i dbang po / bcom ldan 'das kyi lung bzhin du(天主承出有坏之命)，同。汉译本作“天主承命”，省略了“命”的发出者“出有坏”。

[2]蒹次紹筭汨坚汨唉斡沸碩属(续实坚固六昼六夜勇勤乃为)，藏文本作 de nas shin tu brtan pa nyin drug mtshan drug du brtson 'grus bskye da nas，汉译本作“如法勤修，经六昼夜”。几个要点分说如下：A. 蒹有“次序、续”义，与藏文 de nas 相合；B. 次紹筭(实坚固)即天子至坚，汉译本省略；C. 斡沸(勇勤)，藏文本为 brtson 'grus，宝源汉译本当为“勤”。按，与藏文 brtson 'grus 相应的梵语词是 vīrya，汉译佛经通常译为“精进”、“勤”等。又《功德宝》中也出现该词两次，藏文本则为 brtson ba，宝源汉译本分别以“勤勇”、“勤”相对；另用“拒撮”一词专对藏文本的 brtson 'grus，宝源汉译本皆对“精进”。林英津认为“斡沸”当与宝源汉译本“勤修”相对，恐为不妥，在藏文本中 brtson 'grus 后尚有 bskye 一词，该词有“加持、所持、令起、令生”等意思，此与“修”大体相当，西夏文本中相应的部分应是“碩属”，其字面表示“乃为、所为”，与藏文本 bskye 比较接近。因此，西夏文本中，与汉文“勤修”相当的部分应该是“斡沸碩属”，而不是“斡沸”。

夏：穰砂次紹筭莊官六尿^[1]，纒纒瞞礪^[2]：埠搓^[3]，墅蕤^[4]！埠搓，例曬！埠搓，菴餅^[5]！埠搓，齏堡瘡蠶融裘焦脂^[6]！齏谍菴絨翫裘沕拒賺丑齏妒^[7]！

汉：尔时至坚喜不自胜，而作叹言：奇哉，正觉！奇哉，妙法！奇哉，僧伽！奇哉，如是总持救我大难！

藏：de'i tshe shin tu brtan pa^(51:3)dga' zhing spro ba skyes nas/ yang dang yang du ched du brjod do^(51:4)a la la⁷ sangs rgyas a la la chos / a la la dge 'dun^(51:5)di lta bu do mtshar che bo gzungs 'jig rten du byung nas / bdag^(51:6)gis 'jigs pa las grol ba byas zhes /

【注释】

[1]莊官六尿(喜悦嬉闹)，藏文本作 dga' zhing spro ba skyes nas，汉译本作“喜不自胜”。

7 a la la，在藏语中是表示欢乐惊喜的语气词，相当于汉语中的“哎呀呀、啊哈哈”，宝源汉译本以“奇哉”相对。

[2] 纛纛纛纛(反复赞叹)，藏文本作 yang dang yang du ched du brjod do，汉译本作“而作叹言”。汉译本相对西夏文本、藏文本缺少“反复”的表述，但赞叹的内容中却明显暗含了“反复”的因素。

[3] **埠搓**(少有)，此对藏文本的 a la la，汉译本作“奇哉”，文中四次出现。按，藏文中的 a la la-是表示欢乐惊喜的语气词，通常汉译为“哎呀呀、啊哈哈”。三个文本字面上有所差别，但语意上应该是一致的。

[4] **豎蕤**(明满), 此对藏文本的 *sangs rgyas*, 汉译本作“正觉”。按, 与藏文 *sangs rgyas* 相对的梵文原词作 *buddhaḥ*, 意指“觉者”、“觉悟的人”, 汉译佛经常译作“佛”、“佛陀”, 也译作“浮屠”或“浮图”。⁸西夏译作“**豎蕤**”, 明显参照藏文而来, *sangs* 有“清晰、明白”义, *rgyas* 有“圆满、齐备”义。其取意颇值得玩味, 无上瑜伽以穷证光明为解脱成佛的秘要, 谓自心明体即佛, 圆满证得明体, 或即“明满”之由来。

[5] 菹饼(大众), 此对藏文本的 dge'dun, 汉译本作“僧伽”。

[6] 蕭堡瘡蠡融裘焦脣(如是总持世间已出), 藏文本作'di lta bu do mtshar che bo gzungs 'jig rten du byung nas(如是美妙大总持世间出), 汉译本作“如是总持”。三者略有差别。

[7] 簪谍菴絨翫裘沕𧰨𧰨丑簪妒(我之大怖畏中△ 解脱令我谓), 藏文本作 bdag gis 'jigs pa las grol ba byas zhes(我之怖畏于解脱谓), 汉译本作“救我大难。”

夏：穠砂猜钝次紹箭昧吞壳聿餅^[1]設砧鞞^[2]，礪癌塢蒺^[3]，薺搓父唐玃菹癌塢礪属，舅遍活綆劲^[4]，荭育六尿瞞礪，曬萝絢窾箴闌焦嫉^[5]。

汉：尔时天主与至坚等无量天众赍诸供养，共诣佛所，广伸供养。绕百千匝，踊跃称叹，退坐听法。

藏: de'i tshe lha'i dbang^(52.1) po dang / shin tu brtan pa lha'i bu dpag tu med pa'⁹ dang
'dregs^{10(52.2)} nas / mchod pa'i rdzas rnams bzung zhing / bcom ldan^(52.3) 'das la mchod pas rgya che ba
mchod cing / lan brgya stong^(52.4) bskor ba bya zhing spro ba skyes nas / ched du brjod ba ched bu
brjod nas^(52.5) 'chos nyan pa'i ched du / bcom ldan 'das kyi mdun du 'dug^(52.6) nas /

【注释】

[1] 𩇑𩇑(天众)，汉译本正作“天众”，藏文中相应的词语应该是但 lha，但此藏文本为 lha'i bu (天子)，不知为何。

[2] 𧰨𧰨(相随)，藏文本对应的词语作'drogs，该词有“惊诧、惊走”意，用在此令人颇为不解，汉译本对应处省略，补足的意义应该是“俱、相随”，即无量天众与天主相随。

[3] 𡵚(持), 此对藏文本的 bzung(持), 汉译本作“𡵚”, “𡵚”意即送、持。

[4] 纒勁(右繞), 此对藏文本的 bskor ba(围绕), 汉译本作“绕”。

[5] 𐰽𐰺𐰍𐰆𐰏𐰤𐰠𐰶𐰏𐰚𐰡𐰼 (为听法故，面前而坐)，此对藏文本的 chos nyan pa'i ched du bcom ldan 'das kyi mdun du 'dug nas (为听法故，佛之面前而坐)。西夏文本较藏文省略了𐰽𐰺𐰍𐰆𐰏𐰤𐰠𐰶𐰏𐰚𐰡𐰼 (佛) 三字，汉译本则直接以“退坐听法”表示。

夏：穉砂賴搓父柏翹腔汪^[1]，弟岭次紹箭谍例曬铜属，亡撵戲省。

汉：尔时世尊舒金色臂，为至坚天子演说妙法，授菩提记。

藏: de'i tshe bcom ldan 'das kvis phyag gser gi kha^(53:1) dog cin brkyang ste / lha'i bu shin tu

8 参见（日）榊亮三郎编著《翻译名义大集》（下），京都大学1925年，第1页。亦见蓝吉富《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佛”条，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1994年。

9 原作 dpag tu myed pa, 当误。

10 此词有“惊、惊诧”的意思，用在此颇为不解。《大悲经》中有一段西夏文同此的地方，对应的藏文作'khor gvis bskor。

brtan pa la / dam ba'i^(53.2)chos bstan nas / byang chub tu lung bstan no //

【注释】

[1] 柏翯腔汪(金色-手-伸)，此对藏文本的 phyag gser gi kha dog cin brkyang ste(手-金色-伸)，汉译本作“舒金色臂”。

三、从《尊胜经》的跨语言对勘看西夏文译本的来源

笔者曾经分析了学术界关于这部佛经译本来源的不同看法：西田龙雄先生曾将这部佛经归入译自汉文的佛经；¹¹林英津女士在对傅图本《尊胜经》释读后提出了怀疑，认为“西夏文本并非翻译自哪个汉译本，而是与相应汉译本(指的是宝源汉译本)同步、由别本翻译的结果”；¹²孙伯君女士则认为“宝源译本是据梵文本翻译的，在翻译时可能参考了藏文《一切如来顶髻尊胜咒思惟陀罗尼》”；¹³沈卫荣先生提出汉译本“或有可能直接译自梵文原典”，又说“它的原本有可能是梵本，亦有可能是藏文本”。¹⁴

在此基础上，笔者作进一步分析，认为西夏文本是直接由藏文翻译过来的。分析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第一，这部佛经译者 也阿难捺的生平译作通常是和库敦·朵德拔和贡噶扎两人合作翻译而成的，藏文文献明确显示其主要工作是从梵文翻译成藏文。因此说， 也阿难捺传的《大悲心经》、《尊胜经》很可能就是由他自己或与他人合作翻译而成的藏文本，再由周慧海译为西夏文。第二，藏文《一切如来顶髻尊胜咒思惟陀罗尼》的经题 *De bzhin gshegs pa thams cad kyi gtsug tor rnam par rgyal ba zhes bya ba'i gzungs rtog pa dang bcas pa* 与俄藏黑水城藏文文献 XT67 号经题 *gtsug tor rnam par rgyal ma'i gzungs phan yon dang bcas pa' mdo ltar bsdu pa* 存在差别，不是同一部佛经，而 XT67 号经题应该是与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同名的佛经。因此，认为宝源译本经题中无“一切如来”就认定其不是从藏文本翻译而来是难于成立的，因为 XT67 号经题就无“一切如来 (*De bzhin gshegs pa thams cad*)”。第三，《大悲心经》西夏文、汉文及藏文的对勘，无论是从句子的省略程度、佛教名相的意译以及专有地名的音节保存等方面，都显示西夏文与藏文的高度一致，因此推断同由 也阿难捺传、周慧海翻译的《尊胜经》也应该如此。

这里继续从跨语言对勘出发，利用上文《尊胜经》的夏汉藏文对勘直接推导西夏文本与藏文本间的关系。选取的比较点如下：

首先选取《尊胜经》西夏文本与汉译本中差别较大的两句进行分析：

(1)

汉译本：尔时天主承命，往彼为说总持

藏文本：de'i tshe lha'i^(50.5) dbang po / bcom ldan 'das kyis lung bzhin du gshegs^(50.6) nas / gzungs 'di brtsams so//

对 译：尔时 天主 出有坏 之 教 如 往 时 总持 此 所作

西夏文本：穰砂猜钝藿搓父谋残瞭磧扞藿瘡籀磧铜属

对 译：尔时天主出有坏之命承△往此总持△说-为

西夏文本较汉译本多出了“藿搓父谋(出有坏之)”四字，这四字的补足很容易让我们明白“天主是承出有坏之命前往说总持的”。严格来说，汉译本的省略其实并不会影响读者对

11 西田龙雄《西夏文法严经》vol.3, 京都大学文学部, 1977 年。

12 林英津《西夏语译〈尊胜经(Usnīsa Vijaya Dhāraṇī)〉释文》,“西夏文明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圣彼得堡)”论文, 2006 年。

13 孙伯君《西夏宝源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考略》,《西夏学》(第一辑), 第 73~74 页。

14 沈卫荣《汉、藏文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比较研究》,《观世音菩萨与现代社会: 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中文论文集》, 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第 320、346 页。

15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9页。

四 从《尊胜经》的跨语言对勘观照西夏语言的研究

西夏文献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发现,西夏学却是在近些年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原因固然与材料公布滞后有关,但更多受制于语言文字的障碍。也就是说,西夏语文献的解读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识字阶段。早期的学者借助《掌中珠》、《文海》、《同音》及部分的夏汉典籍对勘材料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部分西夏文字的释读问题,时至今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基本上迈过了识字阶段。识字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文献的解读轻而易举,如同古汉语言研究一样,人们时常在字和词之间模糊不清。字和词是不同的概念,词指代的是事物和概念的本身,是语言本身固有的,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在有些时候,字与它所记录的词是一致的,但多数情况下,字和词的关系往往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复合词,其实际的意义与字面的意义往往并不一致。以“东”和“西”二字为例,单用表示方向,复合成“东西”一词,其意义不再单纯表示方向、方位。西夏语亦是如此,例如《天盛律令》中反复出现的“禍殃譬”三字组合,其字面意思为“言-过-处”,但依据夏汉两种文本俱存的多条题记及发愿文材料的对勘,发现它与汉语中两字词“提点”相对。与汉语相比,西夏文字的数量远远少于汉字,却同样承担着一门语言的记录工作,每个字的记录负担理论上要比汉字繁重得多,字与词的复杂关系恐怕也不会比汉语简单多少。因此西夏语词汇的解读今后可能成为西夏语文献解读的一个关键。

事实上,即便是早期的西夏语研究,已有相当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已经很重视词汇的概念,翻看聂力山早期编写的《西夏语词典》,其对词的关注度已非常明确。只是像我们这样生活在表意文字环境下的学者,往往被方块字的表意功能所迷惑,而对词表现得不敏感,因此在现实中出现以为可以捧着一本字典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就不足为怪。要推动西夏学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突破文字的限制,设法透过文字的记载深入到语词层面,了解文字背后的一个个事物、概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读文献、真正了解西夏的历史与文化。

依靠《掌中珠》、《文海》、《同音》等语文类著作识字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对相当数量语词的认知。此外,夏汉、夏藏典籍的对勘材料同样丰富了我们对于词的深刻认识。如今夏汉藏三种文本的同时材料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于词语的研究更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上文提到的“**𐵇𐵓𐵔**(出有坏)”为例,其字面意思为“坏-有-出”,对应的宝源汉文本以“世尊”相对,藏文本则以 bcom ldan 'das 对。藏语中, bcom 义为“摧毁”、ldan 义为“具有”、'das 义为“超出”,正与西夏本相合。显然,西夏语中的“**𐵇𐵓𐵔**(出有坏)”即“世尊”,是源自藏文的佛的名号。三种文本对勘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与汉文本对,使我们明确了“出有坏”的所指,即佛的名号;与藏文本对,则让我们清楚了这一词语的准确来源。毫无疑问,这样的对勘可以极大地推动西夏语中词的深入研究。

西夏语文献解读的成功还离不开对语法现象的深入认知与研究。语法分析和研究单纯依靠《掌中珠》及《文海》、《同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对勘材料尤其是像本文这样的夏汉藏三种文本的同时材料却能提供极大的便利。这里通过跨语言对勘材料试着分析一例用在动词和形容词前的一个修饰成分——次* *zjir*¹⁸⁶。

次* *zjir*¹⁸⁶,一般当汉语“实”的借词看待,¹⁶其语法意义少有涉及,唯李范文先生《夏汉字典》将其作形容词处理。《文海杂类》对这个词的解释是:“次落編𐵇,𐵇𐵓𐵔端” (实者重也,不轻之谓)。这里将次与編当同义处理,与𐵇作反义处理,編、𐵇𐵓𐵔皆为形容词,因此《夏汉字典》将其作形容词处理是没问题的。

16 龚煌城《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载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10页。

然而本文出现了一术语——“次紹筭”，其字面作“实坚固”，宝源汉译本对应的词语为“至坚”，但在藏文中，对应的词语并不固定，一作 shin tu brtan pa，又作 rab tu brtan pa。藏文中 brtan pa 意“坚固”，西夏文与之对应的部分是“紹筭”，因此与 rab tu 或 shin tu 相对的只能是“次”。考藏文的 shin tu 与 rab tu，二者皆为程度副词，相当于汉语的“极、很、非常、十分”，再看宝源汉译本对应的词作“至”，意义上也与藏文本吻合。因此，在这一术语中，“紹筭(坚固)”前的“次”应该是一个具有修饰功能的副词。“次”作副词的用法是否还可以从其他文献中得到求证呢？结论是肯定的，试看下列例句。

(1) 𑖦𑖦𑖦𑖦，次𑖦𑖦𑖦。

大教世行，实民利是

世传大教，诚益斯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

(2) 𑖦𑖦𑖦，贡：“塘次𑖦𑖦𑖦𑖦。”

尹士闻，曰：“士实小人是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孟子》）

(3) 𑖦𑖦𑖦𑖦𑖦次𑖦𑖦𑖦𑖦𑖦

有情想以实思菩提勇识者

以众生想思度菩提勇识者

sems can 'du shes yongs rtog byang chub sems dpa' ste (07/04/3)

有 情 想 实 寻思 菩提勇识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4) 𑖦𑖦𑖦𑖦𑖦𑖦𑖦𑖦𑖦次𑖦𑖦𑖦

旷空寂静丛林于者实依避

山溪旷野或依寂静林藪中

dgon pa dben pa nags khrod rab tu bsten byed cing (21/04/2)

旷野 寂静 山林 实 依止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第(1)、(2)句属于判断句，汉译本中与“次”对应的词是“诚”。“诚”有“的确、实在”的语义，无疑有加强判断的语气。“次”的作用也是如此。类似表示加强判断语气的句子在夏译《孟子》中还有四例，汉译本唯有一例为“实”，余皆作“诚”。加强判断语气的“诚”，在汉语语法中的归类是有分歧的，教科书多将其归为情态副词或肯定副词，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表实度的程度副词。¹⁷

第(3)、(4)句“次”分别用在动词“𑖦𑖦(思)”、“𑖦𑖦𑖦(依避)”前，汉译本没有译出相应的部分，藏文本中对应的词语分别是 yongs 与 rab tu。rab tu 为程度副词，前文已有论及；yongs 意即“完全、全部”，是用来修饰名词的形容词，而表示相同语义用作动词和形容词的修饰语是 yongs su(完全)，本句中以 yongs 修饰动词 rtog 可能是省略的结果，因为本文属于偈颂体，每偈 11 字的固定格式导致行文中时有省略现象。藏语文法中 yongs su 也属于程度副词。¹⁸

概言之，西夏语中“次* zji^{1.86}”既可以作形容词用，也可以作副词用。作副词的“次”一方面常用于判断句中，以加强判断的语气；另一方面也用于部分动词、形容词之前，表示

17 吕雅贤《从先秦到西汉程度副词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65页。

18 周季文、谢后芳《藏文阅读入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极度的程度。¹⁹

显然，跨语言对勘材料为我们观照西夏语语法现象提供了参考，而深入的语法分析则需要建立在大量对勘语料积累的基础之上。不过这里也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样的对勘仅仅是一个观照，要防止将汉语言或藏语言自身的语言现象直接视为西夏语言现象。

五、余 论

西夏文献《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引起我们注意是因为同期、同题、同源的汉、藏、西夏文本同时存在，这于西夏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这首先表现在文献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类特殊的西夏文献。类似的文献还有《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这类汉、藏、西夏文三个同期文本的存世无疑是文献学领域不可多见的材料。

其次，由于有了可兹对勘的文本，不但使西夏文本的解读成为可能，而且以此开展的跨语言多文本对勘研究拓展了一条西夏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汉、藏、西夏三文本的对勘改变了以往单纯以夏、汉对勘或者夏、藏对勘处理西夏文献的方法，这种跨语言的对勘有助于我们透过不同语言文本的比较解决佛经流传过程中译本间的源流问题。由不同语言文本的比较、透过语言线索解决佛经流传过程中的诸问题，突破了以往对勘单纯以语言研究或文献研究为目的的研究思路，也突破了以往佛教文化交流研究过程中单纯依靠题记等外部信息、特征推导结论的做法。

最后，此类对勘固然希望以语言线索解决佛教文化流传的问题，却极大地推动了西夏语言学本身的研究。本文讨论了跨语言对勘于西夏语词汇研究具有美妙之处，于语法现象分析提供了极大便利，而跨语言对勘材料中还保存着大量的对音材料，或许还可以为西夏语对音研究补充更多资料。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

¹⁹ 这样的—个修饰现象到底是西夏语言自身的还是借过来仅用于翻译的，我还不—大确定。林英津老师给了我—点有益的参考：“那个语位充当状语，完全是西夏语本身的语法现象，至于这个词在多数对译文献（包括译自藏文的文本）所呈现的语义内涵，应该是受到汉语‘实’的暗示。”